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
第十四回 安國寺怒鋤眾和尚 濟南府國泰追口供

喜的三春美景，桃李杏花開放。 和風引動少年郎，皆把袂衣換上。
提挈玉液醪釀，特邀朋友一幫。
上林苑內賀春光，融和天氣可逛。
春夏時候休提，惟有中秋風光。
天氣清朗人精爽，桂花如金開放。
晚有明月如鏡，早時和暖太陽。
五穀豐收上了場，鄉農家家皆忙。
清晨郊外一望，不比別時風光。
市上短工鬧嚷嚷，誰家僱我幫忙。
好地先犁幾畝，且將秋麥種上。
收的糧食滿了倉，男女喜氣洋洋。

右題雙調《西江月》已畢，卻說劉公欲辦明井中屍案，命地保李泰在李家澗村打公館，李地保回道：「此村並無旅店客寓，這村東有一座古刹安國寺，寬闊潔淨又方便，請示大人可否？」劉公聞言說：「很好。」吩咐李泰引路奔寺院，不大的工夫來至安國寺山門外，李泰扣門，忽聞山門一響，見一和尚開門問：「有何事扣門？」李泰說：「欽差大人從此經過，欲借寶刹歇馬。」和尚聞言在前導引至禪堂，劉公入禪堂落坐，小沙彌獻上茶來，劉公用茶畢，問：「那一位是掌教禪師。」小和尚回答：「小僧的師傅身上不爽，不能迎接大人，望乞大人寬容。」

劉公聞言，點了點頭。

耳畔忽聞後院有女子悲聲悽慘，遂問道：「你們這男僧寺院，為何竟有女子的悲聲？」小和尚見問，一愣。面上變色，隨口答道：「昨日我師傅的表兄、表妹欲赴東昌府探親，天晚住在寺內，著了涼，肚腹疼痛，直到今日還是疼痛，故而啼哭。」

劉公說：「你將他哥哥喚來，本部有話問他。」小和尚回答：「他哥哥未在此寺內，是進城打藥去了。」劉公聞言，心知內中有詫異，遂命：「劉安、張成到後院將那女子喚來，有話問他。」

二人遵命去不多時，將女子領來，跪在堂前。劉公見女子生的俊俏，年約二十上下，烏雲蓬鬆，面帶淚痕。劉公問道：「這女子，家住哪裡？為何在男僧廟中存身？從實講來。」女子口尊：「大人，難女名喚韓秀英，家住這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關外八里營，難女翁爹名田先瑞，曾作過山西巡撫，難女的丈夫名田秀。十七歲入泮，今已二十歲，不幸翁姑逝世，剩下難女夫妻二人，度日艱難，欲上北京投奔母舅那裡讀書。」劉公忙問：「你們母舅是哪個？為何來到此寺？講。」韓秀英口呼：「大人，我們母舅乃是吏部尚書劉石庵。若問來在此廟，是我夫妻從此所過，被這一群凶僧搶進寺來，逼奴成親，奴丈夫聞言大罵，凶僧大怒，把奴家丈夫推在前院外，未卜吉凶。難女三生有幸，偶逢大人前來救命，不然小奴只有一死，並無生路。」

話未訴完，只見地方李泰近前跪倒，稟道：「在井中打撈的那死屍還過氣來了，死而復生，請大人鈞諭。」劉公聞言，吩咐：「抬到禪堂問話。」張成、劉安答應出去，立刻架至禪堂。韓氏秀英見了說：「大人，這正是難女的丈夫田秀，為何投在井中？」劉公聞言，吩咐：「莫放走寺內群僧，綁了來見我。」

張成、劉安答應下來，帶領眾差役前前後後共綁了十五名凶僧至禪堂回話，劉公吩咐：「抬鋤刀，皆鋤了。」只聞階下一同答應，只聞嘩嘩嘩一陣響亮，鮮血滿地，十五名惡僧皆見閻王去了。遂將凶僧玉門綁至禪堂，立而不跪。劉公喝道：「為何立而不跪。」玉門凶僧將眼瞪說：「我乃國家替僧，你敢其奈我何？」劉公大怒，喝道：「好兇僧，不守清規，知法犯法，竟敢獷烈，王子犯法一律同罪，來呀！將凶僧腰斬三截。」立刻把凶僧鋤了三截。

劉公向田秀說：「外甥，我就是你母舅劉墉，欽差查辦要事，你夫妻赴京見你姪母去，為舅給你五十兩白銀作路費，到京用心讀書，不可負你先人之志。」田秀夫妻領銀拜別母舅，奔京去了。

劉公在寺內住了一夜，次日清晨，有州官來伺候。劉公將廟中之事交與州官辦理，方起程奔濟南府，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離濟南府還有一百二十餘里兩棧地，來到德平縣，打了公館，劉公淨面吃茶已畢，擺上酒飯，與范孟亭同桌用飯，飲酒中間，劉公說：「賢弟你的表字不雅，入了濟南府，他人聞之嗤笑，為兄給你一個號，係范浩然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范孟亭聞言，站起身形，打了一個千，說：「多蒙大人賞號。從今後小弟名范鼎，字孟亭，號是浩然了。」二人酒飯已畢，散坐吃茶閒談。

天已二更，只見劉安從外面進來，向著劉公打了一個千，稟道：「大人，公館外現有登州總鎮韓泰昌，口稱係大人的門生，要求見老師，有機密要事來送。」劉公聞言說：「是韓泰昌，請他進見，范賢弟暫且退避。」不多時進來一人，向著劉公請安行禮，口尊「老師安好？門生韓泰昌給老師叩頭。」劉公觀瞧，正是武狀元韓泰昌到來，說：「賢契免禮，坐下敘話，你不在登州鎮守，私離汛地，夤夜至此，有何機密要事傳遞。」

韓泰昌欠身打躬，口尊：「老師在上，有所不知，非是門生擅離汛地，巡撫國泰調東昌府總兵袁大任、兗州府總兵秦開山、曹州府總兵馬飛雲、登州府總兵就是門生，他調四路總兵進省，無有叛反大逆，又無臨境土匪民變，上司被門生侮忤幾句，國泰未曾動怒，門生退出。其奈我何？那三路總兵勸我與他陪情，門生想他總然是上司，只得與他陪情，後來將台點兵，門生不誤，兵丁一名不缺，他無法拿門生的邪行。門生夤夜來意，一則給老師叩頭請安；二則來報機密大事，國泰素日在這山東巡撫任上，苦害黎民，三年旱澇不收，催征太緊，百姓無食，餓殍滿路，如不完國課，枷打鎖押。有十數名舉人進士給黎民百姓講情緩課，觸了國泰之怒，把舉監生員皆斬了。現今國泰聞老師奉旨拿問他，他今傳齊大軍，各營各哨官弁齊集大堂，老師若至撫院，見機而行，若觸了他的怒，他必傳令說拿就拿，說綁就綁，若不遵令，立刻斬首。故此今晚，暗暗前來給老師送信，早早預備，防範才是。」劉公聞言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賢契不必擔驚害怕，本部堂奉旨前來，不懼危險，性命置之度外。」

韓總兵說：「老師休要小視國泰，那國泰在京作官，並無威權，不敢傲慢老師；老師若到濟南府，國泰若不遵聖旨，那時老師怎樣辦法？」劉公說：「若依你說，國泰真無王法了。」韓總兵說：「國之王法，他置之度外，他的法令森嚴，門生就此回濟南，告辭了。」正是：渾濁不分鱧共鯉，水清方見兩般魚。

且說次日國泰閱坐書房，自思：「聖上命我京外居官，諸事在我自為，現今劉墉下山東，未卜查辦何事？我的弊病雖大，我的威權甚大，他其奈我何？君命大不了軍令，他若見了我的威嚴，令他膽裂魂飛。」正然思索，只見簾籠一動，門上的進來請安：

「回大人的話，今有劉中堂前站馬隊已到，堪堪劉中堂到了。」國泰聞報，立刻擂鼓升坐大堂，只見四路總兵，副、參、游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、經制大小兵弁，皆登堂參拜，侍立兩旁。國泰遂拔一支大令，口呼：「四路總兵聽令，將眾兵哨弁從這撫堂排隊，擺出城三里之外，本部院欲步行迎接劉中堂，爾等須要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隊伍不准參差雜亂，違令者斬。」

四路總兵領令去擺隊。國泰又拔大令一支說：「中軍官聽差。」只見中軍官走上打躬說：「末將繆繼形參見大人。」國泰說：「你接這枝令箭前去，你見我迎接劉中堂入城，你用此大令阻住所帶來的兵弁，不准入城，恐擾亂民心，城外駐紮。」

繆中軍領令而去。國泰又拔大令一支說：「城守營聽令。」「末將黃大千參見大人。」國泰說：「你見了本部院同劉中堂進了城後，見有面生可疑之人，不准放進城來。」黃大千領令退去。

國泰吩咐完畢，站起身形，往外就行，只見前面導引四十面金牌，擺列刀槍劍戟，虎杈，旗幡招展。後面圍隨文武官員，皆是紅藍頂翎，走至院署，九聲大炮，一出城門，又是九聲大炮。

卻說劉吏部臨城相近，見國泰擺隊相接，真是兵山將海，個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隊伍不雜，整齊齊。聖上命他出京作官，賜與他金牌王命，能調全省兵將，真比玉符丹書更加幾分。

看這光景，他若是謀反，本部堂可禍在眼前。又見國泰步行來接，甚是恭敬，只得下轎立候。這國泰面帶笑容，口呼：「老中堂大人光臨敝省，三生有幸，一路多受風霜之苦。」劉公含笑道：「國舅大人一向安好？」國泰說：「好。在下有何能，敢勞老中堂問好！實實擔待不起。中堂大人一路鞍馬勞乏，請進城公館安歇。」劉公說：「多蒙國舅大人高抬，擺這樣隊伍接我，我山東劉實是光彩了，異日回京再謝。」二人對笑一回，遂攜攬腕手步行入城，不一時進了撫院衙門，在大堂分賓主落坐。

國泰問：「中堂大人駕臨敝省，有何公事？」劉公說：「本部堂奉旨前來驗操，犒賞三軍。」國泰順：「既犒軍也未見上諭，你未帶犒軍之物。」劉公說：「隨後還有欵差和大人帶著了。」國泰聞言，將眉一皺說：「和坤與我家係姑表親，他不該參倒二國舅國盛，雖然係親也不親了。」又說：「老中堂，咱係莫逆之交，無話不說，倒底因何事而來？免得本御生嗔。」劉公正言厲色說：「老夫奉旨前來驗操犒軍，還有何事？自生狐疑，莫非你心懷鬼胎，你作了什麼私弊嗎？」國泰冷笑一聲說：「劉墉，你領旨來到山東之原故我已知曉，是京都有人將我告下有十款罪是否？你今日快說實話。哈哈，實對你說，在京遵皇上之諭，同朝任你劉墉擺佈。你今來到濟南府，可就由不得你了，漫說旨意，就是當今親到，亦得由著我作事，你快實言，萬事皆休，不然叫你難討公道。」不知劉公怎樣答對。且看下回分解。